

<<空屋子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空屋子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19062005

10位ISBN编号：7219062001

出版时间：2009-01

出版时间：广西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娇无那

页数：21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前言

听闻《夜合花》即将出版，甚是欣喜。  
因为我关注这部作品已经很久了，喜欢作者的文字间的那种冷静犀利，还有淡淡的哀伤，正如一朵含苞待放的夜合花，清香四溢。

单说她对人物形象和场景的把握，就让我看文如看电影，一章章，一幕幕，相遇，相知，相欠，相爱。  
我偏爱看这种不遗忘生活的故事，这样故事中的人物，不会是空洞的幻想，也许他们不能博君一笑，但他们却能让一个悠闲无聊的下午，变成一场绚丽的人生。

民国的故事，不架空，这需要承载怎样的时代激情和怎样的历史哀愁，在《夜合花》里，作者写得句句斟酌，字字珠玑。

<<空屋子>>

内容概要

一个坏女孩，母亲在八岁的时候，突然弃她而去，十六岁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跟自己同名同姓的男孩，她不由地深深爱上他，愿意为他而改变，可是男孩却突然消失。  
多年以后，她再次遇到这个他，发现了他一个惊人的、悲伤的秘密…… 一个好男孩，因为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伤了一个又一个爱他的女孩的心…… 一缕伤痕累累的回忆，一份伤痕累累的爱情，一声伤痕累累的叹息，一段伤痕累累的旅程！  
残酷和疼痛，不可撤销！

## 作者简介

娇无那，2006年4月开始创作，尝试各种风格的小说，涉及武侠、科幻、惊悚、言情和青春题材，已经创作长篇小说十五部，“2006新武侠小说大赛银奖”、首届“和慧杯科幻小说大赛十佳作品”、“新浪言情大赛优秀奖”获得者。

已出版的作品：武侠小说《我的江湖谁的天下》（繁体版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，简体版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），青春小说《极乐青春曲棍球队》（新世界出版社出版），言情小说《步非烟传奇之温柔坊》、《步非烟传奇之大明宫》、《步非烟传奇之黄金甲》、《赵飞燕传奇之魂兮归来》、《赵飞燕传奇之双凤离鸾》（朝华出版社出版）。

惊悚小说《婴怨》繁体版即将推出。

<<空屋子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尘埃和碎片第二章 水仙花和回声第三章 干净和肮脏第四章 纳西索斯和纳西索斯第五章  
圣女和情人第六章 叵测和注定第七章 秘密和死亡第八章 天使和空屋子尾声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尘埃和碎片 1 我七岁的时候，就知道了最美丽的女人胴体是怎么样的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对女人胴体的审美标准就定了下来，再也没有改变过。

我长大后，见过无数美妙绝伦的女人胴体，有骨感型的，有丰腴型的，有娇小玲珑型的，有高挑苗条型的，有青春少女型的，有成熟少妇型的，可是再也没有一具胴体让我有七岁时看到那湿淋淋的胴体时的震撼。

也许我得做一个小小的说明，我为什么能看到这么多的女人胴体，不是像你认为的一样，我是一个常常光顾妓女的嫖客。

是的，我永远不会光顾任何一个出卖肉体的女人，不管她是出于什么理由去出卖自己。

对于妓女，我怀有最质朴的同情。

关于原因，你会在稍后知道。

你一旦知道了以后，就会痛彻地理解，我为什么永远不会做一个嫖客。

事实上，是我长大了以后，成了一个画家，不出名的画家。

对，默默无闻的画家是挣不了钱的，永远无法用画画得来的钱养活自己。

所以，我的另一个身份是服装设计师。

当然，这是后话了。

现在，作为一个读者，你不必急于了解我长大后的职业。

现在，我只是一个七岁的孩子，像任何一个七岁的孩子一样天真。

我的早熟，是从十岁才开始的。

七岁时的我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，纯洁、天真，对天空，花草树木，一杯水，几阵不经意吹过来带着神秘气息的风，都充满了各种奇妙的幻想。

记事以来，我脑中就没有任何有关父母的记忆，哪怕一星半点模糊的记忆都没有。

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我的父母，我也从来不问。

因为，我不需要父母，我也不羡慕有父母疼爱的孩子，一点也不羡慕。

我有一个姐姐，这对我来说，就足够了。

只要有姐姐单纯地爱着我，我单纯地爱着她，这就足够了。

姐姐比我整整大了十二岁，我们都属蛇。

更奇妙的是，我跟姐姐同一天生日。

如果说我有什么要感谢我完全陌生的父母，那就是谢谢他们把我和姐姐在相隔了十二年的同一天生了下来。

我从小就相信这是命运，玄妙无比的命运。

我七岁时看到的女人胴体正是我亲爱的姐姐的胴体。

也许在这之前，我也曾经看到过，可是既然在我的记忆中找不到，我就当成从来没有看到过。

对我来说，我无法感知的事物，都是不存在的。

夏天的傍晚，我从外面疯玩了一天，带着一身的泥巴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洗澡。

我要让姐姐回来的时候看到我又干净又乖的样子。

姐姐在一个小制衣厂里给别人做衣服，每晚七点钟回家。

我钻过小院子里梧桐树那浓得不像样的绿荫，撒开脚丫子，像一阵风一样往家里跑。

门是虚掩的，我明明记得我出门的时候已经锁上了。

我的小手举着钥匙，愣了一下，没有多想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

我在小客厅里飞快地把小汗衫和小短裤剥光，在稍显阴暗的客厅中，我像一条深棕色的泥鳅，向卫生间飞快地游过去。

我一把推开卫生间的门，就傻站当场。

花洒哗哗地向下射出一道道水线，小小的卫生间氤氲着薄薄的雾气，姐姐侧对着我，一只脚搁在小凳子上，无比优美的曲线直击我七岁的肝脏。

我还不明白女人的美是怎么回事，可是那一刹那，我觉得自己忽然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扼住了喉咙，完

## &lt;&lt;空屋子&gt;&gt;

全不能喘气了。

雾气中，姐姐的裸体模糊地发着晶莹的光，真实而又虚幻的光。

我发现姐姐狠命地擦着她那毛茸茸的地方，在她平滑光洁的腹部的映衬下，姐姐的两胯凹现出不可思议的深度，仿佛那儿是一道看不见底的深渊，可我却在这深渊的边缘，触目惊心看见一丛密密的乱草！

姐姐低着头，没命地用毛巾擦着，似乎恨不得把那块地方一把抹掉。

姐姐那么专注地擦着，以至于根本没看见一个小小的侵入者站在门口。

当我能呼吸过来的时候，我悄悄退了出去，轻轻带上了门。

我把溅满污泥的汗衫和短袜穿上，走出大门，把门原样虚掩好，躲在院子里浓荫的最深处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可我觉得我只能这么做。

我静静地站在院子里，脑子里不断地浮现出姐姐的身体，那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身体。

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姐姐更美丽的身体，那一定是不存在的东西。

我忽然很渴望给姐姐画一幅画，可我完全不会画画，这个事实简直伤透了我的心，我怎么这么笨哪！

我一边沉醉在看到姐姐身体的奇妙感觉里，一边又因为我无法把那至美的一幕画出来而自怨自艾。

我一直在梧桐树浓密的阴影里站到觉得姐姐应该已经洗好了，才故意弄出些声响，哐啷地推开大门，一边跑进去一边喊：“姐姐！

姐姐！

你回来了吗？

”我这么喊着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间谍。

刚刚获知了一个天大的秘密，却要装作若无其事，这对我来说是困难的，可我一定要办到，我一定要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过，不能让姐姐知道我偷看了她洗澡。

姐姐穿戴整齐地坐在破旧的灰色沙发上，这画面像我在什么地方看过的一张油画。光线昏暗幽浮，一个女人背光而坐，简陋的家具，有晦涩的忧伤。

“小楚，饿了吧？

”姐姐似从梦中惊醒，对我展颜一笑。

这笑容跟以前一样美丽，以至我认为我刚才感到的忧伤只不过是幻觉。

“饿死了！

”我夸张地嚷道，然后像是展示我的战果一样，给姐姐看我身上一道道的污痕，“也脏死了！

”“快把衣服脱了，姐姐给你洗个澡。

”说到洗澡的时候，姐姐似乎停顿了一下，脸上露出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颜色，暗紫和青白在她的脸上轮转换换。

姐姐的脸，一向是白瓷般的细腻光润，今天是怎么了？

我疑惑地看了姐姐一下，忽然不愿意让姐姐像平时一样给我洗澡。

从刚才看到姐姐的裸体的那一刻起，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，一个七岁的大人。

我磨磨蹭蹭地向卫生间走去，边走边说：“姐姐，我自己会洗澡了。

”“我的小楚学会害羞了呢。

”姐姐愣了一下，笑了起来。

她笑得有些失落，从小到大，都是她给我洗澡的。

“不是……是……嗯，我觉得姐姐太辛苦了！

”我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理由而沾沾自喜。

然后飞快地闪进卫生间，把门关上，并插上插销。

我有些紧张地脱掉衣服，手一直在神经质地抖着，直到打开花洒，那微温的水如雨般向我没头没脑地淋下来，我才逐渐平静下来。

站在刚才姐姐站过的地方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仿佛姐姐就站在我的身边，美丽的小腿搁在凳子上，全身腾起如轻纱般的迷雾，宛如仙子。

## &lt;&lt;空屋子&gt;&gt;

我不由得学着姐姐的样子，把腿搁在凳子上，可惜我太矮了，腿一放在凳子上，筋就被拉得生疼生疼的，赶紧把腿拿了下来，老老实实地洗澡。

今天这卫生间、这花洒、这水、这雾气，跟以往的不同，对我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。我想，七岁的我实在太敏感了，也许跟别的男孩不一样。

我洗了很久，以至于姐姐以为我在里面出了什么事，惊慌失措地拍门的时候，我才慢慢擦干了身子。

这毛巾，是姐姐刚刚用过的，散发出阵阵幽香，我不由得把它放在鼻子底下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2 我洗完澡，天几乎黑了。

夏日的黄昏，空气中有一种喧嚣的气息。

各种虫鸣和花草怒长的声音，把闷热的空气搅得嗡嗡直响，也搅得人的脑袋嗡嗡直响，我有些昏头昏脑地向姐姐看去。

姐姐又坐回旧的灰色沙发上，那张沙发内部的弹簧已经断了，姐姐深深地陷在那个弹簧断裂的地方，像一只掉入陷阱的小鹿。

姐姐今天异常沉默，她的沉默让我心里发虚。

是不是我刚才的偷看让她发现了，所以用沉默来惩罚我。

沉默是姐姐惯用对付我的惩罚方法。

只要我做错了什么事，姐姐就把我当成空气。

她洗衣服、扫地、收拾客厅、摘菜、做饭，就是不跟我说话。

我像影子一样跟着她转，她也不说话。

一直到姐姐叹了一口气，嗔道：“我怎么摊上你这么一个小皮猴弟弟啊。”

可是今天姐姐一动不动地陷在沙发里，让我觉得很不对劲。

她不像是生我的气，而是生自己的气。

她的脸青得吓人，屋子里没有开灯，什么都是影影绰绰的，只有姐姐的脸，好像从黑暗中浮凸出来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刹那我感到了窒息，像被什么忽然扼住了喉咙。

我觉得我必须让姐姐从灰暗的油画中走出来。

洗了热水澡后的饥饿感一阵阵袭了上来，我走到姐姐身边，蹲下来，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。

这是我最喜欢的姿势，姐姐也认为我这姿势“很甜蜜”，我现在就用这种“甜蜜”的姿势仰起脸，像个小女孩般地撒着娇，说：“姐姐，我饿了。”

我只有在姐姐面前才撒娇。

在别人面前，无论这个别人是男的女的，还是老的少的，我都是很倔的孩子。

我打架从来不哭、不求饶、不认输，所以常常会带着满身的伤痕回家。

最严重的一次，我的头被三个比我大得多的男孩按在墙上，用一块砖头拍出一条两寸多长的血口子。

血把我的衣服全染红了，把姐姐的脸都吓白了。

事后，她这么说我：“小楚，你怎么是这么坚硬的一个孩子，真叫人不放心。”

她用的是“坚硬”这个词，好像我是一块小石头一样。

姐姐从画中动了起来，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说：“小楚，我这就做饭去，你想吃什么？”

她的声音有些空洞，这种从来没有过的空洞让我感到害怕。

“米饭和醋熘土豆丝儿。”

“我很乖巧地说。”

因为我知道家里除了米和土豆就没别的什么了。

姐姐忽然笑了，又酸又涩的笑，“小楚，姐姐是不是问了一句废话？”

我保持蹲着的姿势，看着姐姐走进又小又简陋的厨房。

然后站起来，走到辨不清颜色的旧五斗橱边，拿起搁在上面的一把木头削的手枪，那是我唯一的玩具，是我跟姐姐一起做的。

毫无疑问，这把被姐姐用砂布磨得光滑可握的手枪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手枪。

我举起手枪，对准屋顶上悬挂下来的白炽灯，嘴里啪啪地叫着。

在我的想象中，这盏灯已经被我的手枪魔术般点着了，我甚至看见它发出了昏黄的灯光，这光很暖，



## &lt;&lt;空屋子&gt;&gt;

一直照进我的心里。

正玩得起劲的时候，厨房里突然传来了一声“啊——”的惨叫，短促、尖锐，但立刻就停止了，好像没有响过。

我愣了一下，突然扔下手枪，冲进厨房，昏暗中竟然没有什么东西绊着我。

我人矮，首先看到的是地上的血滴，有一滴滴的，也有连成一片的，在残破的瓷砖上殷殷的红，很刺眼。

抬起眼睛，我看见姐姐紧紧地捂着左手，血从她的指缝倔强地流出来，追随着地上的血迹。

我心头一悸，大声尖叫起来：“姐——”然后扑了上去，抓住了姐姐的手，忙迭声地叫起来，“姐，疼不疼？

疼不疼？

”我把姐姐的两只手一齐放在嘴边，腥甜黏稠的血顺着我唇边流了下来。

我心中又疼又急，同时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愉悦，仿佛这血把我的神志搅糊涂了。

我什么也不想，只是不停地把那些血吮入口中，咸和腥的血让我的胃一阵阵痉挛，我滋滋地吮着，像只小蝙蝠。

“小楚！

你干什么！

”姐姐抽出了手，转身到客厅去找纱布。

我没有跟出去，我害怕看见姐姐手上的伤口，一定很深很吓人。

我宁愿这伤口长在我的手指上，不，长在哪里都行，只要不长在姐姐美丽的手指上。

我留在厨房，盯着案板上的土豆发呆。

土豆有的被切成了极细、极均匀的丝儿，有的还是一片片极薄的半透明的片儿，姐姐总是能把土豆切得很漂亮，这也是我爱吃她做的醋熘土豆丝的重要原因。

细细的嫩黄色的土豆丝和艳丽的红萝卜丝拌在一起，怎么看怎么让人喜爱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吃得不如平常多，好像刚才那一点血就把我喂饱了一样。

姐姐吃得更少，她也许是伤口疼得厉害，疼得连胃口也没有了，所以一直到我们都放下碗的时候，桌子上瓷盘中红黄两种丝儿还跟端上来的时候几乎一样多。

“小楚，你不是喜欢吃土豆丝吗？

”姐姐的声音变得像以前一样温柔。

我拍拍肚子说：“姐姐，我的胃说了，这些土豆丝儿害得姐姐流了那么多血，不要吃它们。

”姐姐笑了。

姐姐一笑，我就开心起来，“姐，你给我讲故事吧。

”“今天姐姐累了，小楚，早点睡觉吧。

”姐姐边收拾碗筷边说。

半夜，我被尿憋醒了。

模糊听到隔着布帘的那边传来轻轻的饮泣声，很轻。

姐姐是不是被魇住了，我翻身跳下床来掀开布帘，月光像水一样，从窗口涌进来。

姐姐向着里边，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发出均匀的呼吸声。

月光剪出薄薄的被单下姐姐的身形，一瞬间让我有起伏不定的感觉。

姐姐睡得很熟，是我听错了。

我像所有被尿憋醒的孩子一样，揉着眼睛，迷迷糊糊地向房门走去。

3 我们隔壁的空房子搬进来了新邻居。

我是从外面疯玩了一天，在黄昏回来的时候才知道的。

我正要像往常一样冲进自己家的院门时，忽然停了下来。

我看见了一个女孩站在隔壁那很久没人住的院门前面，我只看到她的侧面，她有十二三岁，穿着一条有点脏了的白色连衣裙，连衣裙被揉得皱巴巴的。

我之所以知道那是一条白色裙子，是因为我看不出来它本该是属于什么颜色的，说它是灰色的似乎又太淡了。

## &lt;&lt;空屋子&gt;&gt;

这样一个几乎比我大了一倍的女孩本来是不会引起我的注意的。

我停下脚步，看见了一张异常苍白的脸，这脸很小，下巴很尖，侧面看去，微微地向上翘着，使这张脸看上去有特别倨傲的神情，我好奇地盯着她。

女孩感觉到有人在注视她，苍白得可以看清血管的脸上忽然微微透出一抹红来，她猛然向我转过头来。

我吓了一跳，因为看见了她脸上一双大得异常的眼睛。

这眼睛长在她的脸上，令我想起曾经看到的一个女孩手上抱着的残破的芭比娃娃，脸又小又尖，一双眼睛却占了半张脸。

我从来不认为芭比娃娃是漂亮的，那种脸怎么说也不能叫漂亮，用我刚刚在大孩子嘴里学到的一个词来形容，那就是一张变态的脸，拿来吓人还差不多。

可是眼前的这个女孩却让我一下震惊了，我不得不承认，这张脸出乎意料的漂亮，可却有一种很诡异的美丽。

那么大的眼睛，应该没有第二个人有了吧。

“我好看吗？”

”女孩嫣然一笑。

她的笑容就像天空中的红霞。

我没料到她这么直截了当地问我，倒吃了一惊，忙迭声地说：“好看，真的，不骗你。”

”女孩的笑容忽然收了起来，收得干干净净的，仿佛她根本就没有笑过。

我有些不解，难道女人都会这么一手吗？

姐姐也经常这样，一下就能把笑容抹得不留一点痕迹。

“你也很好看吧？”

”她像是问我，又像是要求证。

我有点懵了，又不是小丫头片子，好看不好看的我从来就没有想过。

再说，好看不好看，你自己不会看呀，我心里嘟囔了一句。

“过来，让我摸一摸，可以吗？”

”女孩突然说，语气里有羞怯也有命令的意味。

我乖乖地向前两步。

奇怪，我可是最不喜欢让小丫头片子呼来喝去了，跟我一起玩的小威，常常被一个叫丹丹的小丫头支使得团团转，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菜虫。

我不喜欢做一只菜虫，可我却走到了她的面前。

她的双手摸索着捧住我的脸，感觉了一下我的脸形，再抚了一下我头顶上又黄又软又乱七八糟的头发。

她的手指很柔软很凉，触在我的脸上有被蛇滑过的感觉，很舒服。

这么热的夏天，这冰冰的感觉挺棒的。

这条蛇慢慢地滑过我的额头、眉毛、眼睛、鼻子和嘴巴。

“很好看。”

”她的眼睛对着我。

我的身上忽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刚才她冰凉的手摸我的时候都没有这种寒意。

我猛然发现，这双眼睛好像是盯着我，其实并没有落到我的身上，这双大大的眼睛的眼珠子呈现出浅灰色，很空洞，好像眼睛里面什么也没有似的。

“你——”我张大了嘴巴。

女孩凄然一笑，“对，我是个瞎子。”

”

……

编辑推荐

一生中有多少个让你难以忘怀，谁让你想起就有心要裂开有感觉？  
曾经坚定不放弃，却始终不得不告别，不得不走远。  
爱到深处，唯有疼痛。  
回忆的背包一个人背，实在太沉重。  
我们曾经为了谁神魂颠倒？  
我们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？  
得不到的痛和失去的悲，哪样更让人心碎？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